



在邱岳峰、闲散美人、胡兰成等篇章中，他对一个高光时代的文化的暗影部分作了巴特式的研究，之曲折透彻，令人心悦诚服。尤其是邱岳峰，这篇文章，道尽

了这个“高贵的颓废”的“国家电台的异类”，“他在压抑的年代替我们发怒、还嘴、嘲骂、耍赖、调戏，”以再标准不过的“国语”为我们塑造了整个“西方”。而在那个年代，“西方”对于我们来说——陈丹青用了一个绝妙的词——是“重听”。

这些“多余的素材”是文字的三联画，从互文性的意义上看，他知道“与传统决裂和权威的丧失在他生活的时代是不可挽回的；他的结论是，必须找到一种联系过去的新方式；他发现过去的“可引用性”代替了过去的可传递性，那种支离破碎地插入当今时代的令人不安的力量代替了权威。”（哈那·阿南德《本雅明1892-1940》）

一如陈丹青反复涉及的，他的“过去”的“旧上海”，较之世面上风行的那个要晚一些，他说的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。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陈丹青时间，对于一代艺术家来说，它的重要性将日趋清晰，并且日益显著地呈现在世人面前。

这是一代人心智启蒙、感官开启、在暴风雨面前寻求修养、在动乱中由若隐若现地以艺术营造内心宁静的时代。他的笔触所描绘出的街道、人物、琐事物和轻微的回忆，可为后人接触那个时代，接触绘画的陈丹青，提供极为真切的、文献性的、洋溢着温暖感性的“素材”。

他的文字，一如他对典型的具有复杂含义的上海景色的描绘，“夕阳映在园外石库门弄堂墙阵上，经年的乌青灰白中泛着极浅的蔷薇色，有种时光的烂熟之美。”

思索的灵魂

画/赵尔俊 文/赵长天

《我的海子》。哪个海子？

是那个平生落寞孤独的诗王海子吗？是那颗在陨落中燃烧出灼目火焰的慧星吗？

大概是吧。我在画中六双年轻的眼睛里，读出了海子那深深的孤独和无助。

我第一次见到黑白两色构成的油画。当油画丰富的色彩简化成对立的黑和白，单调，居然比丰富还要丰富。

完全赤裸的年轻的肉体，却没有一丝一毫的性欲，

真是很奇怪的感觉。不，不奇怪。人本来就是这样面对世界的，天生的、自然的状态。当人褪下遮羞的外衣，人才还原成了真实。

年轻的躯体是健康的、美丽的。健康美丽的年轻人为何如此忧伤？你们六人为群，又正在春暖花开时节，何来深深的孤独？

我听说过画家的艰辛的童年经历。我想，画家不会停留在回忆痛苦的过去。将衣物和背景全部删除，具体的社会角色便抽象成了本原的人。画家表现的是所有人

都有的孤独、无助和痛苦。

我想起很多年以前，当我年轻的时候，我也曾经有过的无边无际的迷茫，以及迷茫带来的痛苦。

迷茫，是因为思索；痛苦，是要寻找答案。当生命衰老到拒绝思索的时候，麻木的灵魂或许会离开痛苦。但是，生命衰老灵魂麻木，那不是更惨的悲剧吗？

我忽然发现，画，原来也可以思索。

2008年5月16日



我看管齐骏古典戏曲人物画

画/管齐骏 文/王小鹰

在不晓得画家是谁，不了解画家个人经历和背景的状态下欣赏画家的作品，是一种直觉的单纯的审美经历，也会意外获得从官感到精神独特



的真切的享受。我有幸有了这样一次审美的享受。

第一眼看到这幅在布面上用油画材料画出的中国古典戏曲人物，真有种“原来吒紫嫣红开遍”的惊喜。画面绚烂至极，色彩叠加块面凹凸之间似闻急管繁弦，二黄西皮潺潺流淌。

走近了细细欣赏，却能体会到绚烂背后的幽深与博大，浓郁的国粹情结与前卫的现代艺术手法嫁接的天衣无缝，融汇出属于他自己的艺术精神。

中国画中画戏曲人物的不乏佼佼者，布画油画的戏曲人物是头一次看到。之所以能如此抢人眼球，我以为出奇制胜的有三处：

其一，以西洋画的写实功力描绘古典戏曲的写意精神，愈是距离远的东西碰撞时便迸溅出别样璀璨的火花。

其二，材料工具均是西洋画的，却创造出了中国画特有的韵味。油画颜料在布面上竟也有了水墨晕染的效果。

其三，借古典戏曲人物为载体，传达的却是画家自己对现实的理解和评判。

我反复推测这画中着典型戏曲服装的男男女女是哪一出戏中的人物？搜尽自己看过的戏谱，却没有一出完全对的上号的。霎那间便了悟，原来画家在画他自己心里的故事。这莫非就是绘画的至高境界？就如郑板桥画竹语录